

今天是準備搬遷的日子，水月跟陽司都在房間整理著各自的行李。

但是，某人似乎遇上了一點點的困難——

起碼聽著對面房間傳來那近似天崩地裂的聲音時，水月是這樣想的。

有時候就連她都搞不懂陽司到底是怎麼弄出那麼大的噪音，他房間中的樂器又是怎麼維持完好的。

想到這裡的水月歎了口氣，決定還是去看一下情況。

就在她把門打開的瞬間，陽司的聲音就很有默契的從他敞開的房間傳出。

「水月……救我……」

一反平常簡直是吵鬧的化身的陽司，此刻的他聽起來簡直就是個行將就木的老人。

從房門看進房間可以看見那些拆到一半的鼓組、看起來已經收拾好的吉他盒以及更多其他放在原位的不同樂器……

當然，還有在地上大字躺、面如死灰的陽司。

「你看起來還蠻精神的嘛。」

看著眼前毫不意外的場景，水月不鹹不淡地說完一句便轉身打算繼續整理行李。

「不不不水月你聽我說！這次你不幫忙我就死定了！」

看到唯一的希望正離他而去的陽司連忙從地上蹣跚爬起，嘗試挽留那漸漸遠離的希望。

「不行，自己的東西自己去收拾。」

可惜的是，水月連想都沒想便掐熄了剩餘的希望。

「不要讀我的心！還有你為什麼可以那麼輕鬆啊！你不是也有行李要整理嗎？」

大概是被戳到痛點，陽司扯盡嗓門反駁著。

「我要帶的樂器只有電子琴跟小提琴而已，你忘記了嗎？」

「我居然忘記這點了……可惡！這不公平！」

無視了那咎由自取的哀嚎，水月打算盡最後的義務勸一下那不死心的固執兄長。

「倒是你，真的要全部搬去宿舍嗎……」

「當然了！沒有樂器相伴的生活才不叫人生！」

擺出單手指天的姿勢，陽司用高了快十分貝的音量發出尚算帥氣的宣言——

但不到三秒，他便再次被面前的難題難倒，繼續著他煩惱的碎碎唸。

「不過這次真的死定了……鼓組、貝斯、色士風，還有踢踏舞板……這得搬多少次啊……」

看著已經沉醉在自己世界的陽司，水月無奈地歎了口氣，作出以往體會過不少次的感想。

興趣這檔事，有時候真的是甜蜜的負擔啊……